

群众文艺創作丛书

年年換春聯

新年春节演唱材料

沈阳市群众艺术馆编

目 录

- | | | |
|-------------|----------|------|
| 年年換春聯（相聲） | 耿 瑛 | （1） |
| 春雨洒花花更紅（鼓詞） | 紀 元 | （10） |
| 雨夜戰洪（鼓詞） | 劉德杰 | （13） |
| 借喜燈（評劇） | 賈恩和 任成羣 | （18） |
| 雁翔庄（二人轉） | 張維敬 | （28） |
| 李二嫂貼年画（独角戲） | 劉恩友 远 航 | （34） |
| 舍身愛社吳海寬（鼓詞） | 尹 荟 | （38） |
| 双喜臨門（呂劇） | 曹永山 李振聲 | （41） |
| 生活的贊歌（話劇） | 崔德志 | （61） |
| 向余業劇團介紹一些小戲 | 沈阳市群眾藝術館 | （84） |

年年換春聯

·相 声·

耿 瑛

甲：过年好？

乙：好。

甲：真快呀，一晃我过十二个年了。要說这十二年……

乙：你等等！你今年多大了？

甲：我今年还小哪，才四十二岁。

乙：你四十二岁怎么才过十二个年哪，另外那三十年哪去了？

甲：是呀，那三十年哪去了？

乙：你問誰呀？問你哪！

甲：你說这里有点矛盾。

乙：那矛盾大着哪！

甲：沒矛盾行嗎，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的发展，旧的矛盾解决了，就要产生新的矛盾……

乙：你扯哪去了，我是問你今年四十二岁，怎么只过十二个年？

甲：你不知道，因为旧社会俺家穷，不有那么一句話嗎：“富盼年，穷怕年”。

乙：不錯。

甲：那真是：

地主过年我过蔫，

全家大小沒吃穿；

人家过年放炮仗，

俺家过年餓的肚子叫；

人家过年吃筵席，
俺家过年鋪着破炕席；
人家过年接財神，
俺家过年債主挤滿門。

牛馬生活三十年，
共产党来了見晴天，
自从全国得解放，
过年才象过年样，
又有吃来又有穿，
全家老少滿堂欢。
四八年，到今天，
整整过了十二年。

乙： 噢，是这么个十二年哪。

甲： 对了。我是做了三十年的牛馬，十二年人。

乙： 旧社会，咱們穷人跟“年”是沒緣，越到年底越发愁。

甲： 这是大实話，甭說別的，我那时候过年連春联都貼不起。

乙： 太苦了。

甲： 可是小孩子不懂啊！看人家貼对子，就哭着要，沒办法，我要两条人家裁剩下的紙边子，可是有了紙倒发愁了。

乙： 怎么？

甲： 不会写呀。后来求二孔明給写了一付。

乙： 哪个二孔明？

甲： 就是小二黑他爹呀。

乙： 他怎么写的？

甲： 上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
下联是：“春滿乾坤福滿門”。

乙： 橫批哪？

甲： “招財进宝”。

乙：噢，老对子呀！

甲：他写好后给我一念，我说……

乙：贴上吧！

甲：改改吧！

乙：怎么？

甲：他写的这些全不对仗，应该这么改。

乙：怎么改？

甲：上联是：“天增岁月人增病”，

乙：噢，把“增寿”改成“增病”。

甲：那年我们全家闹窝子病。

乙：下联哪？

甲：“灾满乾坤祸满门”。

乙：这怎么讲？

甲：老婆子病没好，我又摊了劳工，这不是祸满门吗？

乙：横批哪？

甲：“糟钱不少”。

乙：这怎么讲？

甲：全家闹病，拉一身饥荒，连我老丈母娘她媽陪送我老丈母娘，我老丈母娘又陪送我老婆的破铜盆都卖了，这不是糟钱不少吗？

乙：那年头的日子真难过。

甲：解放之后，我们翻了身，还上了夜校，文盲帽子也摘掉了，连写对子也不用求二孔明了。

乙：好。

甲：十二年来，我是年年换春联。

乙：都写些什么内容？

甲：内容是每年的国家大事。

乙：噢，都是祖国的大事。

甲：对联是祖国的大事，横批是我们家的大事。

乙：你們家还有大事？

甲：有。

乙：这倒新鲜。您介绍介绍。

甲：好。

乙：先说说这四八年。

甲：听！

乙：上联——

甲：喜见房屋归我有，

乙：下联——

甲：笑看土地还了家。

乙：横批——

甲：自己写的。

乙：什么？

甲：过去都求人写对子，这是头一次自己写的。

乙：对，再问你这四九年。

甲：听！

乙：上联——

甲：旧社会祖祖辈辈受压迫，

乙：下联——

甲：新中国子子孙孙享太平。

乙：横批——

甲：你可好了。

乙：我，我怎么好了？

甲：不是说你。

乙：那你说谁？

甲：说我儿子。

乙：嘿！

甲：我对我儿子说：“你可好了，摊着好时候了，我像你这么大，

“正給地主放猪哪，你現在念上書了。”

乙：是这么回事。好，往下来，五〇年。

甲：听！

乙：上联——

甲：来来来献铜献铁捐献飞机大炮，

乙：下联——

甲：去去去参军参战参加抗美援朝。

乙：横批——

甲：再见他妈。

乙：什么？

甲：抗美援朝那年我参加了赴朝担架大队，临走那天，孩子他妈送我到村头，我说：“别送了，再见，他妈！”

乙：真有意思。往下来，五一年。

甲：听！

乙：上联——

甲：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乙：下联——

甲：肃清狗特务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乙：横批——

甲：你往哪跑！

乙：我没跑哇！

甲：不是你，是王坏水。这小子过去无恶不作，血债累累，解放后逃到沈阳，有一回我到沈阳办事，在南站巧遇，他一见我，撒丫子就跑，我大喝一声：“你往哪跑！”一句话就把他吓趴下了。

乙：好，往下来，五二年。

甲：听！

乙：上联——

甲：除三害揭发貪污分子，

乙：下联——

甲：灭五毒揪出不法奸商。

乙：橫批——

甲：老虎怕我。

乙：就你这样，老虎見着你还不吃了你呀！

甲：不是那个虎。

乙：什么虎？

甲：貪污虎，他怕我揭发他。

乙：原来如此。往下来，五三年。

甲：听！

乙：上联——

甲：男也唱女也唱歌唱选举法，

乙：下联——

甲：你一票我一票选举可心人。

乙：橫批——

甲：她叫小花。

乙：誰叫小花呀？

甲：我老婆。过去在旧社会，穷人家女人沒名，她娘家姓王就叫王氏，普选那年，她才起了大号叫王小花。

乙：她那年多大了？

甲：那年她才三十六。

乙：三十六才起名啊！往下来吧，五四年。

甲：听！

乙：上联——

甲：人民宪法光芒万丈，

乙：下联——

甲：偉大祖国青春千秋。

乙：橫批——

甲：我买一本。

乙：什么？

甲：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應該人手一冊 我能不买一本嗎！

乙：往下来，五五年。

甲：听！

乙：上联——

甲：认清敌人真面目，

乙：下联——

甲：撕下胡風鬼画皮。

乙：橫批——

甲：哈哈哈哈。

乙：你乐什么？

甲：肃清反革命，大快人心，我們能不乐嗎，你生气呀？

乙：不，我也乐。

甲：这不结了。

乙：往下来，五六年。

甲：听！

乙：上联——

甲：热火朝天农村合作化，

乙：下联——

甲：敲锣打鼓城市庆合营。

乙：橫批——

甲：快步前进。

乙：这是什么呀？

甲：毛主席教导我們不要做小脚女人，一步移不了三指；我們是全
家入社，一定要快步前进！

乙：好，往下来，五七年。

甲：听！

乙：上联——

甲：中国左派战胜右派，

乙：下联——

甲：世界东风压倒西风。

乙：横批——

甲：你来看看！

乙：看什么？

甲：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颠倒黑白，硬说今不如昔。我叫他看看我过去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今天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过去吃糠蘸菜，今天吃的是大米白面；过去破衣露体，今天是冬棉夏单；过去住的是草棚马架，今天住的是海青瓦房。我要叫右派分子看看到底是今不如昔，还是昔不如今。

乙：问的对。好，往下来，五八年。

甲：听！

乙：上联——

甲：总路铺万道金光照千里，

乙：下联——

甲：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

乙：横批——

甲：赵钱孙李。

乙：什么？百家姓也上来了。

甲：我们乡成立了人民公社，全社五千多户，那真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赵钱孙李，百姓一家。

乙：好，往下来，该五九年了！

甲：听！

乙：上联——

甲：东西南北普天同庆十年大典，

乙：下联——

甲：鋼煤糧棉四大指標一升再升。

乙：橫批——

甲：你拉我唱。

乙：干什么？

甲：为了庆祝建国十年来的辉煌成就，我們應該能拉的拉，能唱的唱。

乙：是啊，十年胜过几千年，这样的光辉成就誰能不高兴呢？哎，我說：一九六〇年又来到了，你編好对联沒有？

甲：編好了。你听！

乙：上联——

甲：反透右傾鼓足干勁飛馬揚鞭繼續躍進，

乙：下联——

甲：大動腦筋創造奇蹟生產指標番上加番。

乙：橫批——

甲：扇子一打。

乙：扇子一打？这都是哪和哪呀！

甲：說相声不是用扇子嗎？我們的祖國一年強一年，我演出的机会也一年比一年多。全国人民在总路綫的光辉照耀下，那真是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今年我說相声使壞了十把扇子，六〇年我不买一打，那能够用嗎？

乙：好嘛！

春雨洒花花更紅

·鼓 詞·

紀 元

当代英雄集京北，

大会堂内奏凯功，

英雄好似花朵朵，

党洒雨露花更红。

代表們豪言壮語表大志，

跟着党乘風破浪向前行。

众英雄开罢盛会返回各地，

滿載着党的教导无限激情。

亿万英雄咱不表，

唱上一位馮玉明。

他和那全省的代表往回轉，

坐上那特別的快車离北京，

众代表尽兴暢談心里話，

馮玉明隔窗外望看的清。

但只見：

山乡遍野红旗舞，

錦绣河山唱东风，

人人含笑贊公社，

社社喜庆好收成。

一座座玉岭金山齐云頂，

一陣陣稻谷香甜氣味濃，

一辆辆滿載汽車来回跑，

一队队男女社員賽武松。
这一队銀鍊揮動降土地，
那一群晶鑑飛舞服蒼龍；
托兒所鮮花朵朵枝葉茂盛，
敬老院松柏棵棵冬夏長青。
觀不尽的歡樂美景，
听不斷的幸福歌聲。
馮玉明越看心里越高兴，
不由得引起身世亿旧情。
想不到扫馬路的也能當代表！
想不到扫馬路的也能進北京！
也能和中央首長見了面，
也能和國家領袖同聚一廳，
也能够与主席亲切握手，
也能够与部长談笑風生。
新社會劳动者处处受尊敬，
舊社會受苦人时时遭欺凌。
我自幼父母双亡无依靠，
十多岁就当上了清扫工，
昔日里水深火热難以度日，
窮人們受尽折磨忍氣吞聲；
月亮未落就去扫馬路，
太阳下山還不能收工；
吃糟糠怎禁得終日劳累，
披麻袋怎抗得透骨寒風。
还记得有一年去把街扫，
那一日下大雪滴水成冰，
又冻又餓难支撑，

昏倒街上雪地中，
国民党黑狗心毒辣，
他說我故意要酒風，
劈头蓋臉一頓打，
打的我皮开肉綻鼻腫臉青；
有錢的老爷太太看着哈哈笑，
穷兄弟在一旁苦苦求情。
从那天我得了一場大病，
臥床不起整一冬，
好朋友卖衣当被热心帮助，
湊銀錢請医抓药死里逃生。
滿天烏云風吹散，
晴空霹靂响一声，
一輪紅日当空照，
大地回春展笑容，
共产党解放了老百姓，
解放军赶走了蒋匪兵。
共产党培养我恩如山重，
新社会給了我力量无穷，
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努力去做，
为社会主义忠心耿耿一片赤誠。
旧社会扫淨馬路走的是剝削分子，
新社会扫淨馬路走的是劳动弟兄；
旧社会扫馬路愁悶悶，
新社会扫馬路喜盈盈；
旧社会挨冻受餓悲切切，
新社会丰衣足食乐融融；
旧社会冷冰冰，

新社会暖烘烘；
旧社会清扫工人如牛似马受尽了折磨苦，
新社会清扫工人当了英雄光荣的进北京。
我一定听党的話跟着党走，
把會議精神銘刻在心中，
和大家共同努力加油干，
把城市打扮的美丽又潔淨，
让人们心情暢快身体好，
生产劳动干勁增，
增产节约創奇迹，
社会主义早建成。
馮玉明越想越高兴，
猛听见歌声震耳鑼鼓鳴，
原来是火車进了站，
月台上人山人海迎群英，
代表們个个含笑把車下，
同志們朵朵鮮花敬英雄，
人民英雄人民愛，
党洒雨露花才紅，
我唱到此处是一段，
同志們咱們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奔向社会主义光輝燦爛美好的前程！

雨夜战洪 ·鼓詞·

刘德杰

說的是一天夜里黑咕隆咚，
满天烏云看不見星，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东南風吼阿吼的不住声，
一个霹雷一个閃，
电光閃閃划破天空，
霹雷噏噏震动大地，
惊醒工人家屬李若英。
李大娘忽然翻身忙坐起，
連把俊明他爹叫几声：
“院子里还晾着被和褥，
昨晚忘記拿进屋中，
快些去把东西拿，
这場大雨实在凶。”

(白)俊明他爹！俊明他爹！你醒醒啊……
李大娘翻身順手推一把，
身旁沒人摸窩空。
俊明他爹哪里去了？
昨晚睡觉我看的最清，
明明睡在我身边，
为什么半夜三更影无踪？
莫不是外边去解手？
莫不是医务所里去看他的“胃口疼”？
莫不是厂里机器出故障，
找他厂里去修整？
若是夜間进工厂，
为什么沒有告訴我一声？
李大娘左思右想心繚乱，
不住的心里暗叮嚀。
(白)他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李大娘正在思想，
一道闪光钻进屋中，
霹雷震的门窗“啪啪”的响，
窗台震的乱颤动，
只听见洪水漱漱不住的叫，
像是群虎出牢笼！
李大娘恍然想起了：
他一定到厂里去防洪！
今年夏天雨水大，
工厂护堤未建成，
雨大水急堤难保，
洪水要把工厂冲。
想罢忙把俊明叫，
你还熟睡在梦中，
快与你爹去防水，
洪水要把工厂冲。
俊明一听不怠慢，
穿上衣服就往外冲。
风雨交加不住的下，
就好像无边天河往下倾，
房簷如同龙吐水，
院中积水能把帆船行。
这俊明三步并作两步走，
两步当作一步行，
急急忙忙往厂奔，
不时的摔倒在泥水中。
走出住宅他抬头看：
啊呀！一片灯火耀眼明，